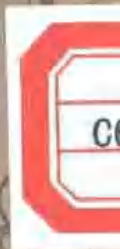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2819-

Z11. L12

(62913)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42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6

瓜西莫多詩集 瓜西莫多著 李魁賢譯

佩斯詩集 佩斯著 黃渝譯

-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證：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20日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羣・何 欣・葉石濤
尉天驄・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痾 弦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吳潛誠・鄭 臻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玲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鷗・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徽・戴 天・也 斯
陳紹鵬・楊月蓀・何 欣・莫 渝・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鴻仁・宋樹濤・邱剛健
翹 翹・吳照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鍾 文・顏正儀
士津平・詹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吳福成・余淑玲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36



薩爾瓦托·瓜西莫多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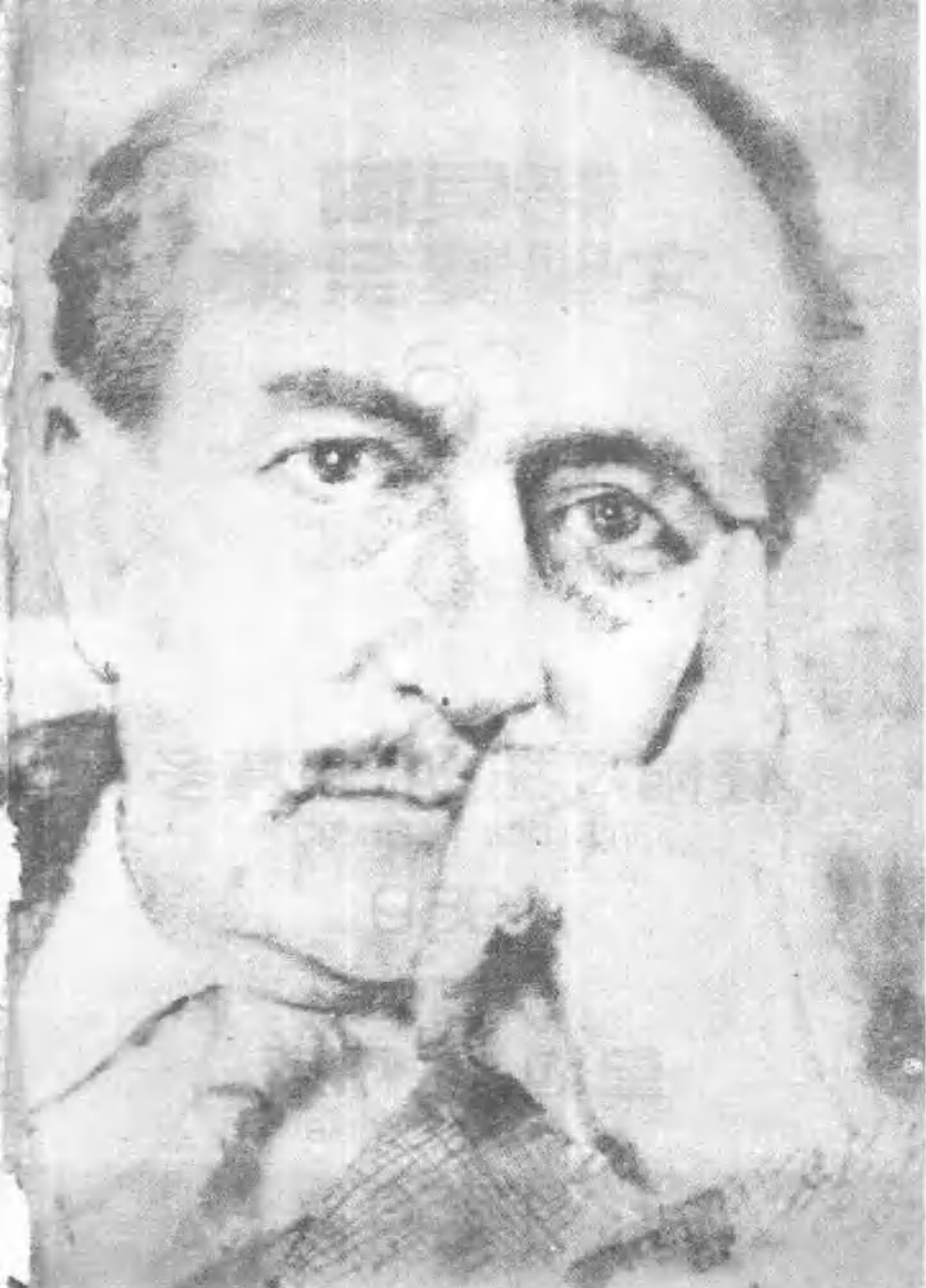
獲獎

聖約翰·佩斯

St.-John Perse

1960

獲獎



山西真多 / 吳耀忠 繪





瓜西莫多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中的神采。

瓜西莫多對希臘、羅馬語的翻譯，
有很可觀的成績，猶里比得的「哈
七目」，翻譯傳稱，即為其由之一。



一九五四年，戴斯攝於
維因州邊沿極小島上。

渴望把集體意識傳入更
親近的臉龐的戴斯。



一九五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薩爾瓦托·瓜西莫多
(義大利)

Salvatore Quasimodo

得獎評語：

「由於他的抒情詩，以古典的火焰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中，生命的悲劇性體驗。」

頒獎辭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安德斯·奧斯特林

榮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義大利詩人，薩爾瓦托·瓜西莫多，爲西西里島人。他出生於塞拉丘斯 (Syracuse) 近郊；更正確的說，是在離海岸不遠的莫迪卡 (Modica) 小鎮。不難想像到，文化遺產如此豐碩的地區，對他未來的文學創作必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島上古希臘廟宇的遺蹟、接近愛奧尼亞海的劇場、亞雷舒莎泉，在傳說中多麼著名；惹根地和史里倫特的龐大廢墟——真是兒童想像中的遊樂場！這裏，在逝去的歲月中，希臘詩裏的英雄是希羅王御前的貴客；這裏，平德爾^①和亞斯契勒士^②徘徊不散的聲音，像是貫穿世紀的回響。

根據資料，瓜西莫多雖在相當貧苦的家庭長大，但他早年的環境仍然不錯。不容諱言的，在他自覺到自己的才能，並在他的古典遺產中，開始找尋出路之前，已耗費了許多奔波不寧的歲月。然而，他的研究不久促成他成爲古典文學的翻譯者，顯示了偉大的貢獻，那些古典文學如今形成他自己作品的統一背景，使他成爲義大利語文中的一流詩人。毫無疑問的，他所受嚴格的古典

① 平德爾 (Pindar, 西元前五二一—四四三)，希臘詩人。

② 亞斯契勒士 (Aeschylus, 西元前五二五—四五六)，希臘悲劇詩人。

教育，激發他自我訓練以靈活運用語言，進而創出個人的藝術風格，而不是一味的模仿。雖然瓜西莫多被視為現代詩的主要開創者之一，但他並不擺脫古典傳統，而且以信心十足的、真正古典傳統繼承人的身份自居。

瓜西莫多早在一九三〇年便躍登文壇，但要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建立起成為義大利最優秀詩人之一的地位，此時他已享有國際聲譽。他與西隆尼 (Silone)、莫拉維亞 (Moravia) 和維多里尼 (Vigorini) 同輩，屬於左翼作家的一代，要到法西斯主義沒落後，才證明他們的價值。瓜西莫多和這些作家一樣，對他來說，今日義大利的命運，也是他深深關切的現實。他的文學產量不多。事實上，足以充分表現其個性及原創性的，共只有五本詩集：「突然天暗了」 (*Ed è subito sera*)，出版於一九四一年；「一天又一天」 (*Giorno dopo giorno*)，一九四六年；「人生非夢」 (*La vita non è sogno*)，一九四九年；「假綠和真綠」 (*Il falso e vero verde*)，一九五六年；及「無比的大地」 (*La terra impareggiabile*)，一九五八年。這五本詩集形成了一部統一完整的作品，每一詩行都息息相關。

瓜西莫多以愛心歌頌他童年和少年時的西西里，自從他遷徙義大利北方後，他的愛心逐漸加深而賦予遠景般的透視——風吹不息的島上風光，及其希臘廟柱，其孤寂的宏偉，其貧苦所圍的村落，和灰塵飛揚的道路蜿蜒穿過橄欖林叢，其澎湃海浪和牧人號角的震耳音樂。可是，他不能稱為鄉土詩人。他取材的地區逐漸加大，同時，他的人道哀愁突破了起先桎梏他的嚴格詩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提供了此項改變的推動力，並且使他成為他的同胞們在日常

不可名狀的悲劇經驗，和不斷遭遇死亡當中的精神生活詮釋者。在後期階段，他創作了許多不朽的詩篇，對世界偉大詩歌必然有持久性的貢獻。自然，瓜西莫多決非唯一深受其祖國和同胞的苦難所影響的義大利詩人，但這位西西里島的詩人，以其陰鬱而多情的熱誠，發出了特殊而深具個性的音調。他曾在一首抒情詩的結尾如此吟嘆：

然而還有更多事被歪曲

死亡從未被出賣。

義大利是我祖國，異邦人呀，

我歌頌它的人民、它的聲音

和那來自海上的秘密哀愁。

我歌頌它母親般的貞潔的悲傷，

和它所有的生命。

瓜西莫多認為，詩不是為它本身而存在，而是在世上有不可辯駁的任務，藉其創造力再造人之本身。對他來說，到自由之路和孤立的征服是同道的，而他自己的進程就指向同樣的方向。如此，他的作品已成爲活生生的聲音，而他的詩是義大利人民良心的藝術表現，這是詩以如此簡要而個性的結構可爲之事。在他詩中，可以發現聖經的語調以暗喻與古典神話並聯在一起，這神話

便是西西里島人永不止息的靈感泉源、基督徒的惻隱之心，是他詩中的基本品質，在最偉大的靈機一閃中，達成了宇宙性。

閣下——由瑞典學院發佈的如下聲明，是您榮獲諾貝爾獎的理由：「由於他的抒情詩，以古典的火焰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中，生命的悲劇性體驗。」

幾世紀以來，義大利在敵國一向有忠實的友人和仰慕者，您的詩篇帶給了我們義大利寫實而鮮活的訊息。謹由衷心的賀忱，敬請接受國王陛下頒贈的諾貝爾文學獎。（李魁賢譯）

致答辭

瓜西其多

我始終認為瑞典是當代文明中舉世無雙而且輝煌榮耀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所認同的國家。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曾接踵擬議類似的獎，更不用說實施了。雖然諾貝爾獎發軔於僅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却具有活躍和神聖意義的普及性模式。

獲之不易的諾貝爾獎，引起每一個國家中每一個政治黨派所屬人們的興奮——表示其無遠弗屆，而且為作家、詩人或哲學家開放了候選資格。然而，文化始終得以擺脫野蠻反覆的威脅，儘管野蠻全副武裝，並挑起意識形態的混亂。這裏在我四周的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北方文明在其粗野的歷史過程中，曾與決定人類自由權限者並肩戰鬥。這個文明已產生過人道主義的國王和王后，偉大的詩人和作家。這些詩人們，無論是過去的或當代的，在今天的義大利是衆所皆知，即使只有他們那不安氣質和繁衍精神的浮面。由維金族寓言式回憶所啓發的諷喻神鬼，這些難念而富有音樂性的名字，受到我們的景仰。他們對我們說的話，比衰頹中或已埋葬於文藝復興辭藻的灰塵之其他文明的詩人，更強而有力。

當我肯定瑞典及其人民透過他們的選擇，已一貫地激勵並影響世界文化時，敵意不在頌揚或

巧飾慶賀自己，而是要批評歐洲的心智狀態。我說過詩人和作家協助改變世界，似乎有些一廂情願，或只是相對的真理，但爲了辯明騷亂或順從，只要想想詩人們在他們自己的社會和其他地方所激起的反應便可明白。

各位知道，詩是在孤獨中彰顯自己，由此孤獨向四面八方發動；由獨白傳達給社會，而不成爲社會的或政治的手段。詩，即使是抒情詩，始終在「發言」。聽者可能是詩人實體或玄想的內在，或一個人，或上千人。而另一方面，自我陶醉的感情，像是一個圓圈向內轉回到本身；並利用頭韻和呼應的音調，迴響着歷史上被遺忘的世紀中其他人的神話。

今天，我們可以在地球上以絕對的意識來談論新人道主義——並非人人平等的新人道主義。如果詩人發現自己立足於由他的精神和才智所構成的這臨時的物質結構中心時，他仍是危險人物嗎？問題不在修辭上的，而是真理的一種省略。今天的世界似乎和反詩派聯盟，對世界來說，詩人之真正存在，是有待克服的障礙；他們必須被消滅。但另一方面，詩的力量在有組織的社會中卻到處勃發；而如果文學遊戲會逃避各地人們的感性，則由人道主義所啓發的詩的活力便斷然不會。

我常想到要爲北方人，以及黑暗大陸或東方人寫一首詩。詩的普及性可以說決定於其形式、其風格（意即其語言的集中力量）。但普及性也指以前所無，以及一個人爲同時代的其他人所做的貢獻。這種普及性不是奠基於抽象的概念或害人的道德——涉及道德主義時更糟——而在於直接的具象和獨特的精神狀態。

我對美的觀念，不僅以和諧，而且也以不和諧加以具體化，甚至不和諧才能達成詩形式的準確性。不論我們想到繪畫、雕塑或音樂、美感、道德和批評的問題是相同的；而喜歡和不喜歡也是類似的。希臘美受到當代人的危害，當代人之破壞形式，只是爲了尋求新的形式，來做爲他生命的模仿——模仿意即透示自然的真正工作。我談到詩人，談到詩人簡樸而不完美的天性，他是從人的語言逐漸建立起本身真實的存在。然而，這種語言是由真摯合理的語法所構成，而非虛偽的。生命中的每一項體驗（無論是親身的或感覺的），起初都是涉及無法意料的道德轉變，本身逐漸顯示出精神的不平衡，懼怕在歷史的重壓下業已崩潰的精神狀態會延續下去。對於文學家和一時的評論家而言，詩人始終保存着不確實的記錄，始終玩弄現世的神學。誠然，評論家可以說那樣的詩不過是沉悶地重述新藝術，重述那在寫詩之前並不存在的新語言而已（詩形式的歷史即因此被推翻）。也許後者是能夠忍受孤獨，並對包圍孤獨最冷酷之物象取名方式。這是詩人惡意的影響嗎？也許是的，因爲沒有人能填補剛讀過新進詩人一首詩的那些人的沉默，當然不是那些怕一組十五或二十首詩會成真的脆弱評論家。在政治紛歧的世紀，純潔的概念仍有待研究；在這世紀中，許多詩人迷失了，很少具有人性。他們最近的史詩，始終被人投以懷疑的眼光，省視裏面具有多少對人類心靈的了解。

我在此所說的，不是要提倡詩學或建立美學標準，而是要向貴國不屈不撓的人們致敬，他們極珍視我們的文明，他們來自我前面所說過的、受到認同的國家。此刻，我就親身在此國度裏。謹向瑞典國王和王后陛下，以及瑞典學院致敬，並深致謝忱。瑞典學院十八位委員經過審智

而嚴格的評審，決定頒發諾貝爾獎予拙作，以褒揚義大利。半世紀中，到了最近代，義大利在文學、藝術和思想方面，極爲豐收，業已成爲我們文明的基礎。（李魁賢譯）